

## 人生百味

## 霜打白菜

王承舜

有些滋味，很难说清楚。好比我一提起“白菜的甜”，朋友便会点头：“晓得晓得，娃娃菜那种甜嘛。”我往往就不再往下说了。我说的甜，是必须经过霜打的白菜，带着一股子地气，再用猪油逼出来的那种厚实的甜。这种甜，在城里的锅灶间，我寻了多年，硬是找不回来。

南方的冬天，来得总是迟些。日历上的“霜降”像个记号，真要等霜落下来，还得有耐心。得等到田埂边狗尾巴草的枯芒上，挑出那么一丁点儿倔强的白；得等到池塘的水面，结一层薄薄的、脆生生的冰壳。最要紧的，是等一夜北风过去，早上推开门，冷气“呼”地扑你一脸，一张嘴，一团白雾自己就呵出来了——这时候，霜才算真的“降”了。

小时候，这种清晨总是被冻醒的。缩着脖子穿过院子，推开那扇永远吱呀作响的竹篱笆门，菜园就在那儿。一园的白菜都变了样，像夜里谁给悄悄撒了层糖粉，不匀，

这儿厚点儿，那儿薄点儿。绿叶子都微微蜷着，边儿上镶了一圈毛茸茸、亮晶晶的白边。田垄的土冻得硬邦邦的，踩上去是“沙沙”的脆响，好听得很。

母亲这时候就会说：“白菜‘上糖’了。”她总赶着这工夫去园里，挑两根最壮实、最瓷实的，砍回来。她的做法，几十年都没变过：铁锅烧得微微冒烟，舀一大勺自家熬的、雪白如玉的猪油，“滋滋”一声化开，润润的荤香便漾了满屋。白菜帮子斜切成片，叶子随手撕成块，先下帮子，后放菜叶，锅铲一推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猛火快炒，水汽混着油气热热闹闹地蒸腾起来。什么佐料也不放，就临起锅时，撒上一小撮盐花。

那味道，怎么也忘不掉。菜帮子又甜又脆，一咬就飙出清甜的汁水；叶子吸足了油，软软糯糯的，几乎不用嚼。那甜不是糖的甜，是清清爽爽、带着地气的甜。猪油也不腻，就那么润润地裹着每片菜叶，让那甜变得更厚实，更黏帖。

我问过母亲，为啥霜打过的白菜就特别甜？她笑笑，说：“老天爷赏的呗。”很多年后，我从书上看到：低温促使淀粉转化为麦芽糖，细胞液浓度升高，菜叶便自带“防冻甜”。我把这道理讲给她听，她“哦”一声，手里的锅铲依旧翻得利落：“管它什么糖，好吃就行！”书上的大道理，到了她这儿，就变回了灶台边最实在的理儿。

这霜后的至味，连古时的诗家饕客都为之倾心。白居易说得最是直白：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”严霜非但不能摧折，反将一股清甜通通逼进了菜心里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大雪后访友，主人从雪地里拔出自家园蔬待客，他在《冬日田园杂兴》里欣然记下：“拨雪挑来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醲。”诗里的“菘”即是白菜，这“肥醲”二字，说的便是那霜雪催逼出的、蜜藕般的清甜与醇厚。原来，隔着千百年的烟火，那份舌尖上的惊喜与冬日里的暖意，竟是如此相通。

如今城里的白菜，四季常青，不沾尘土，也不见霜痕。我试过用更清亮的油，更精准的火候，却怎么也复刻不出记忆里味道。我渐渐明白，缺的或许不单单是那层霜，更是霜降前那一夜紧似一夜、在窗外呜呜催甜的风声，是推开篱笆门时，脚底传来的那阵沙沙的、令人清醒的脆响，是母亲站在灶台边，锅铲翻炒时的烟火气。

如今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别的农活都放下了，唯独老家那片菜园子一直留着。她说人不能闲着，地也不能。年年霜降，那几畦白菜便照例镶上银边，在深冬凛冽的寒夜里，安安静静地积攒着甜。

每到这个时节，我的舌尖总会准时记起那股滋味。它不是什么伤春悲秋的怀旧，就是一种身体的记忆，像天冷了要加衣、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。很多时候，可能是在冗长的会议里走神的某一秒，也可能是在末班地铁里打盹的某一刻，那股清甜就毫无征兆地漫上来。

## 岁月留痕

## 心中自有山海平

张雪晴

想起十岁那年，风像生了锈的刀子，刮得人脸生疼。身着棉袄的絮，在年复一年的清水与揉搓中，东一团西一坨，像散了魂，冷热不均。

缩着脖子穿过村口斑驳的土墙。转弯墙角，一张被风吹的哗啦啦响的公益广告，却牢牢抓住了我的眼睛——画里，一双筋骨分明、充满力量的大手，正稳稳托举起一个可爱的女婴。底下是一行醒目的大字，红得灼眼：“女孩也能撑起一片天。”那几个字，像烧红的铁，猝不及防地烙进了我十岁的瞳孔里，也从此刻进了我的DNA。其实，后来才知道这幅画是宣传男女平等，鼓励多生多育。

求学之路，就像儿时生活在村子里的冬天，寒风凛冽，砭人肌骨。天微亮，在家人沉闷的呼吸声中，摸索着穿上冰凉的衣服。灶膛是冷的，桌子摆着冷得发硬的纸币。

借着月光，穿过田埂，蹚过沟渠，孤影踏破星霜路。

“女孩读书再丰厚，也是相夫教子的命运。”“女孩啊，趁着年轻托个好婆家。”在三大姑七大姨的不屑与冷嘲中，挣脱对女孩读书无用的偏见。

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。

中学时代的我成绩平平，一个人呆坐在窗边。课间，三两女同学围在一起讨论偶像剧中女主角，男生们捉弄女孩的小辫，在走廊间追逐嬉闹。热闹的班级与安静的我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为了拆掉“异类”标签，渴望被看见，我挤进热闹里，陪着笑脸，违背内心。

直到自习课我与同桌嬉闹，被窗外班主任发现。他拎起我的耳朵，一巴掌打穿我

一生要强的自尊。

那句“成绩不行，不如早点成家、生娃，总比混吃等死好——你以后会感激我的。”现在回忆都只觉得冰冷、刺耳。

正如《命运论》里那句：“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”原来强求的合群，不过是命运预设的圈套；所有虚无的热闹，终会要你在最不设防时清偿所有。

我们芸芸众生，求其一生，上下求索，进退两难。

当止步不前，总会想到李白那句“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”“不能食”的窒息，到“心茫然”的彷徨，最终升华为“济沧海”的壮怀。

是啊，“冰塞川”不是终点，“雪满山”亦非绝境。那份扬帆破浪济沧海的魄力与果敢，才是难能可贵。

闯关难闯，过关过。今年我三十岁了，读了我最爱的专业，找到一份稳定工作，有与我共黄昏、粥可温的家人，今年我也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位妈妈。

于我而言，三十而立。立，不单指成家立业，还有人格独立、事业独立、精神独立，所幸，这一切都在努力中不断完善。在我能负起责任的时候，一拍即合迎来新生。

我很感激父母，供我读书，接受高等教育，教我知荣辱、明事理、内敛自谦，有正确的三观，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回首望去，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沟壑、咽不下的苦涩、突如其来的恶意，终究都会在前进的步伐里渐行渐远。

案牍劳形，烟火琐碎，皆是修行。真正的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不是山消失了，而是舟已沉稳，橹已从容，心中有了一片静海，足以抚平一路掀起的所有波澜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你听，故乡还在

子安

村前睡着一条河，叫青溪。水是青的，一直都是清凌凌的水面，倒映着瓦屋的檐角与流云的影子。云在天边走，也在水底飘。我总觉得这河水认得人，记得每一张面孔，每一段往事。

父亲是个老木匠，曾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手。如今他的背弯了，手艺却依然挺直。木匠铺子紧挨着溪水，一开窗，水光就漾进屋里。小时候总觉得刨木声刺耳，如今却成了最让我安心的调子。只要那“唧——唧——”声响起，我就知道父亲还在，故乡就还没有走远。

母亲是伴着这声音过了一生的。她在溪边的石阶上浣衣，棒槌起起落落，与父亲的刨木声一唱一和。她说光听声音就知道父亲在做什么活计——棒头声脆，刨板声柔。六十多岁的人，耳朵比年轻人还灵。

村里的老屋越来越少了。小楼一幢幢立起来，瓷砖墙面亮得晃眼。唯独父亲还守着他的木匠铺子，用最老的法子，做最老的物件。有人来订雕花床、八仙桌、姑娘出嫁用的箱笼。他做得仔细，一件是一件。“急不得”，他常说，“木头有自己的脾气。”

今年夏天回村，看见父亲正弓着背做一条小板凳。木料在他手中翻转，刨刀推过，杉木的清香便在空气里漫开。

“做这个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西头陈奶奶要的。她说坐了一辈子板凳，就认我做的。”

我一时语塞。陈奶奶九十有二了，她哪里是要板凳？分明是要个念想，要个踏实。

母亲的棒槌声依旧在响。如今家家通了自来水，她却还是要去溪边洗衣。她说机洗的衣裳没有日头香，没有河水味。我知道，她舍不得的是石阶上的家常里短，是随水流走的唠叨与叹息。

黄昏时分，我独坐溪岸。水声淙淙，恍惚间竟似听到儿时玩伴的笑语，听到祖父唤我小名，听到村里人在此留下的种种声响。这河水，果然是有记性的。

暮色四合，家家点亮灯火。新楼的灯光冷白，老屋的灯光暖黄。父亲收拾了工具，母亲端出饭菜。刨木声歇了，棒槌声停了，唯有河水不息。

我忽然明白，父亲母亲守着的不是一门手艺、一个习惯，而是一条河流般的传承。父亲的灯光冷白，都是在延续村庄的脉搏；母亲的每一次捶打，都是在敲醒岁月的回音。

所谓乡愁，不过就是这青溪水，是父亲的刨花声，是母亲的棒槌响，是所有寻常却回不去的往日时光。它们如水滴石穿，在我心坎上刻下永久的印记。

河水长流，声息永在。只要这声音不断，我的故乡便不会老去。



春春护城河夜色 王超摄

## 五彩地絮语

## 人生絮语

高旭

人生是边走边走，边想边走。读着读着，走着走着，想深入了一点儿，随手写下来，留给以后的自己看。也许，将来某一天，回首看时，会笑言：就是这么个人！

“读”是照镜自明。读到的书，都在照亮自己所走的路。读得越多，读得越透，照得就越亮、越远。人生中最有力的“光”都来自古往今来的智慧之书！善于借光而行，方能更好地不断向前……

托卷是读，“走”也是读，不过是在读天地、阅人心，世上所存，人间所历，无不是可读之书。于无字处读书，读书人一生都在书中，见天地壮美，感人心波澜，所思何其深，所获又何其多？

前人云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过去，觉得是两件事；而今，却知实为一件事。路是书，书亦犹路，都是人摸索探寻出来的，俱是人心性灵的外显之物而已。

“想”是对路的观悟。先有观，后能悟。脚下

的路在延伸，心中的路同样在延伸。我们走的是世间路，也是问心路。每一步的向前，内心都在不经意的变化。走的久了，暮然有一天，便会发觉“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”了。

观我之变，悟致变之由，人生的兴味就隽永而悠长起来了。想想看：原来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之处，即是如此形成，倘若静夜花绽，虽悄无声息，却蓄雷风雨……

所读，所走，所想，终化为“写”。一切的路，一切的经历，都在自己的笔下获得了新生。写出的既是一路所行感知到的种种世情俗态，更是自我生命的迂委曲折，跌宕起伏。正是在“写”中，人生得以凝思，得以彻悟，得以升华，得以变得醇深而蕴藉。

“竹密何妨水过，山高不碍云飞。”人生之旅，就这样，在边读边走、边想边写中，朝着淡定的自我方向倏尔远逝，渐渐化作——天边一抹轻袅的云烟……

## 生活感悟

## 冬日田畴不曾闲

苏阅涵

天气愈发寒冷，我跟着外公去田里看地。

“看什么？”我问。外公笑着说：“看热闹。”

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十二月的田野有什么热闹？庄稼早就收完了，玉米秆被砍倒堆在地头，大片的土地空荡荡的，连麻雀都懒得飞过来。我裹紧羽绒服，踩着硬邦邦的泥块，心想这趟出门真是多此一举。

外公却蹲下身，扒开地上的麦苗给我看。

那些麦苗矮矮的，只有一两寸高，叶子是那种初生的嫩绿色，在冬日的阳光下有点发白。我不以为然：“这不是秋天种下的吗？现在不就是等着春天长吗？”

“你再仔细看。”外公说。

我凑近了看，才发现那些麦苗的根部，有细细的白色须根正在往下扎。外公用手指轻轻拨开表层的土，我看见更深处的根系，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，紧紧抓住泥土。“现在正是扎根的时候。”外公说，“地面上不长，地下可忙着呢。春天能长多高，全看现在根扎得深不深。”

往前走了一段，我看见几个穿着厚棉袄的人在另一块地里干活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在翻地。铁锹铲起的泥土，一块块翻转过来，露出深褐色的截面。“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晒堡子。”外公说，“把地翻过来，让太阳晒晒，让风吹吹。土里的虫卵冻死了，开春就少生虫。而且冻酥了土，来年好耕。”

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那几个人干得很认真，虽然动作缓慢，但每一锹都翻得整整齐齐。他们的呼吸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，汗水在额头上冒出来，很快又被风吹干。

再往田埂走，外公指着远处一片覆着地膜的田说：“那是菜地，种的大蒜。”我记得秋天路过时，那片地刚种下蒜瓣。现在地膜下面，青青的蒜苗已经长出来了，整齐地排成一行行。外公说，地膜能保温保湿，冬天也能让蒜苗慢慢长，到了春节前后，这些蒜苗就能卖上好价钱。

我突然明白外公说的“热闹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冬天的田野看起来安静，其实到处都在发生着什么。麦苗在地下扎根，翻过来的土在风里晾晒，大蒜在地膜下生长，甚至那些空着的土地，也在寒风里休养生息，准备着来年的耕种。这些事情不像春天播种、秋天收割那样热闹，但它们同样重要，甚至更需要耐心。

只是它的忙碌，不是张扬的、热烈的，而是沉默的、坚韧的。就像那些在冬天翻地的人，就像那些在地下扎根的麦苗，它们都在积蓄力量，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

我突然想起外公常说的另一句话：“会过日子的人，冬天最见功夫。”以前我以为他说的怎么节省过冬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说的是一种态度——在看起来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依然做好该做的事；在看起来没有收获的时候，依然播种希望。

这大概就是土地教给人的道理吧。

## 凡人心迹

## 老茶罐里的暖时光

董宁

老屋堂屋的八仙桌上，总摆着外婆的老茶罐。粗陶烧制的罐身泛着深褐色的光，罐口一圈被摩挲得发亮，像蒙着一层温润的时光。罐盖内侧贴着张泛黄的报纸，上面是外公年轻时写的“茶”字，笔锋里还藏着几分青涩的认真。

这老茶罐是外婆当年从娘家带来的念想，裹在红布包袱里，跟着她跨进了外公家的门槛。她常说，当年外公第一次上门，手心里紧紧攥着这罐新炒的绿茶，说：“往后可以天天泡茶喝，看到这个茶罐，也就天天看到了我。”后来日子再难，外婆也没让茶罐空过。春天采的明前茶，夏天晒的金银花，秋天收的野菊花，冬天存的老普洱，她都仔细地装在罐里，按季节换着泡。

记得幼时清晨，我总爱趴在八仙桌边等外婆泡茶。她先把茶罐抱在怀里，轻轻旋开盖子，一股混着草木的香气便漫了出来。她用竹制茶勺舀出半勺茶叶，放进粗瓷茶杯，再提起冒

着热气的铜壶，沸水冲下去的瞬间，茶叶在杯里打着旋儿舒展，清香一下子就填满了屋子。“喝茶要慢，品得出苦味才尝得到甜。”外婆递茶杯时，总会用袖口擦一擦杯沿，眼神里满是温柔。我捧着温热的茶杯，小口啜着，先是微苦，咽下去后，舌尖却泛起清甜，像极了外婆说的日子——苦过之后，总有甜在等着。

茶罐里藏着外婆的小心思。有次我考试没考好，躲在屋里抹眼泪。外婆没说什么，只是从茶罐里摸出颗水果糖，剥了糖纸递过来。“你看这茶罐，不光装茶，还能藏好东西。”她笑着把糖塞进我嘴里，“难过的事就像苦茶，咽下去就好了，日子里总有甜的在罐子里等着呢。”后来我才发现，茶罐深处总藏着惊喜：有时是几颗裹着糖霜的花生，有时是张折叠整齐的糖纸，有时是外婆攒下的零钱，每一样都裹着她悄悄藏着的温柔。

每年清明，外婆都会亲自炒茶。

她把采来的新鲜茶叶摊在竹匾里，在院里晒上大半天。炒茶时，她系着蓝布围裙，站在灶台前，双手在热锅里反复翻炒，茶叶的清香混着热气往上冒，熏得她额角沁出细汗。我帮她递毛巾，她却不许我靠近灶台：“炒茶要火候，急不得，就像做人，得经得起熬。”炒好的茶叶晾凉后，外婆会让我帮着装进茶罐，她一层一层地铺，边铺边说：“这茶要存得实，日子才过得稳。”

到了冬天，外婆总爱围着炭火盆煮茶。她从茶罐里舀出老普洱，放进粗陶小壶，加几片陈皮和红枣，在炭火上慢慢煮着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盯着壶口冒出的白气，外婆则一边添炭火，一边讲她年轻时的事。“当年你外公在外地做工，每次寄信回来，都会叮嘱我别忘了给茶罐添新茶。”她说着，用茶夹夹起壶，把琥珀色的茶汤倒进杯子，“你看这煮透的茶，不苦不涩，满是暖香，就像过了大半辈子的日子，熬透了

才知珍贵。”我捧着热茶杯，手暖，心也暖，连窗外的寒风都好像温柔了许多。

外婆走后，茶罐被妈妈收在了柜顶。去年整理老屋，我又把它找了出来。轻轻旋开罐盖，里面还剩下半罐老普洱，香气虽淡了些，却依旧带着熟悉的温暖。我学着外婆的样子，泡了杯茶，坐在八仙桌边慢慢喝。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茶罐上，罐口的光影里，仿佛又看见外婆抱着茶罐的模样，听见她说：“喝茶要慢，日子要稳。”

如今，这老茶罐摆在我的书桌一角。有时泡上一杯茶，看着茶叶在杯里舒展，就想起外婆的话。原来她早把生活的道理藏进了茶罐里：喝茶要慢，做人要稳，苦过有甜，平凡的日子里，藏着最动人的暖。这茶罐装着的不只是茶叶，更是外婆的爱，是时光的暖，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，在每个品茶瞬间，都轻轻叩着我的心，提醒我珍惜眼前的甜。



晨影 於充满摄